周易文詮

一

周易文詮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易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藏書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周易文詮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周易文詮四卷元趙汸撰汸字子常休寧人師事黃澤受易象春秋之學隱居著述作東山精舍以奉母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願仕乞還未幾卒此書大旨主於畧數言理然其門人金居敬稱其契先天內外之

旨且悟後天卦序之義則亦未嘗置數也經
義考載八卷此本舊抄止四卷然首尾完具
疑出後人所合併原書上方節節標題細字
詳其詞意不類汸筆或後來讀者所題記於
經義亦鮮所闡發今併從删削焉汸平生為
學工夫於春秋最深所著說春秋之書亦最
多並已别著於錄其說易祗有此本流傳頗
罕其中詮釋義理大㫖本宋儒緒論為多不

及其春秋諸書之深造自得然其於天道人
事吉凶悔吝之際反覆推闡極為明暢頗有
合於通德類情之本指於易義不可謂無所
發明以之羽翼程朱固亦足備一家矣乾隆
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文詮卷一

元 趙汸 撰

☰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此卦六爻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健之至天道也亦君道也人主體此法天之健本其剛德施于政治自無委靡不振之弊而有化行俗美之隆當得元亨然其所以元亨者不襍于欲不競于氣而一本于天

命之正故始終無間純以天德用事是謂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者也

初九潛龍勿用

初陽在下是有聖德而時當側陋象為潛龍宜晦迹以待時勿輕出以求用此善藏其用非終不用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際出潛離隱之時如龍在田有霖雨及物之象雖未得位其德已著君見之以資

猷民見之以蒙澤何利如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以九陽爻居三陽位是位高權重乃危地也然性剛
能慎有乾惕之象相臣于此上思感君下思感民終
日乾乾至夕猶惕則夙夜匪懈相責無負雖危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以陽居陰固能疑之人居上之下又可疑之地進而
革命必致審于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為或躍在

淵之象謹慎如此順天應人自无冒進之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以剛健中正之德而居天位為飛龍在天之象位以德興德以位顯君子見之以翊運小人見之以蒙休何弗利焉

上九亢龍有悔

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也上居陽極時當滿盈為亢龍之象然在聖人有亢時無亢心至此當有以處之

矣若與時偕亢則招損而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此卦六爻皆陽故曰羣龍物之剛者莫如龍龍之剛莫如首无首則陽變而陰矣人君于此純柔固非美德純剛亦易敗事必也剛濟以柔恩威並用天下乃畏威懷德而有和平之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天之四德惟元為大氣機一動

即載性命以出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生而成初无間斷直貫始終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釋乾之亨也乾元之氣始則必亨當亨之時雲一薰蒸而行雨即和暢而施元之生氣不可遏抑品物至此隨時呈形如流之不可遏矣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天以元亨萬物聖人于是體元以亨萬民見天之終

于貞而始于元者時也聖人遂于始終合一之原默會其機則見卦之六位亦以時成于六爻定位之中有六龍變化之妙爰以通於治道乘時而運張弛闔闢無不如意先後天而弗違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不相假借淩奪也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無所虧缺

滲漏也此言乾道變化無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此釋利貞之義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天以元利貞萬物聖人體元以利貞萬民當乘龍御天時教養以孚禮明樂備惟有端已無為以觀王化之成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天也上下皆乾天行之健也君子法之以人心本健原自不息專責其功于自純乎理而不間以欲粹其功而不即于懈則精一緝熙與天合德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謂九下謂潛有德無時與時俱隱可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雖未得位其德已盛其化自神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大臣居高履危全在心之運量故貴反復反復重復

踐行之意道相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或以進而不必進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猶作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龍而曰亢處既盈之時必不可久惟識其盈而亟反

之乃持盈有道可久之道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剛為天德有乘時造運之妙然非可主以為首者如一以剛先之恐折而不可為故用九變而為柔則吉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亨利貞雖曰天之四德未始不具於人性中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於時為春於人

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孩提少長即知愛敬得之最先有生以後身心觸發無非此仁統之最全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吾性自然之節文具於人心而體之為齊莊中正出之為恭敬辭讓三千三百會聚於此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自然裁制如孝友信別不相凌犯相安相悅豈不和乎貞者生物之成實理

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見真守定事依以立者也四德之具於性如此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四德具於人性而盡性以合天者惟君子故君子復天良遏人欲所存所發全體皆仁自足以仁民愛物而長人知亨為嘉之會而動容周旋萃聚衆美則不必有意致飾而見之動履無不合禮知利為義之和

而辨名定分使物各得其宜不相紊亂則義無不和

天下之事依理以立情識用事則多動揺貞固者知

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是持循有主而應變無窮故足

以為事之幹此君子盡人以合天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可見人皆有此四德而惟君子為能行之者盖惟天

德之剛乃天下之至健也非健何能體天德之全乎

故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曰乾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所謂潛龍勿用者蓋言初以聖德而隱變化不測非石隱者比也能以德自守不隨世而易能以德自晦不求成乎名惟不易必為世所遺佚然用舍在我必不怨而悶惟不成必為世所訾議然是非在人必不尤而悶此非有心於隱者也有德者觀時自審若道

與時行而可樂未嘗不行惟道不行而可憂故終於
違耳行違之間全無意必確然非富貴功名所能奪
者真時潛而潛如龍不測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
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所謂見龍利見者蓋言二有聖德正當潛躍之中者
也言不艱深行不奇詭人所易忽者也而九二信之

謹之無時不然如是則邪無可閑矣而閑之又閑誠已存矣而存之又存將見善蓋一世以已視之而不矜焉德之所施者廣上下化之而不知焉雖未有君之位而君之德已備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所謂乾惕者何蓋大臣處危疑之地非德業進修無以勝任德何以進内主忠信無一念之不誠也業何以修言顧其行無一言之不實也然何以實致其功德之極致為至而至之精微曰幾本忠信之心知其至而至之則至中之幾無不澄澈幾可與而德進矣業之要歸為終而終之條理為義本立誠之心知其終而終之則終内之義無不完具義可存而業修矣

如是則可上可下不驕不憂而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所謂或躍无咎者何蓋四不果於上而又不安於下若是乎无常以迹似為貪祿位之邪而心實非也不果於進而又不安於退若是乎无恒以迹似離乎卿相之羣而心實非也其心何如哉君子德已進業已

修自信此心原不為一身而為天下正欲審可上可進之時而及之不苟且以進也故无冒進之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所謂飛龍利見者何葢凡物聲同則唱和相應氣同則感應相求水性就下而流於濕火性炎上而就乎燥雲無心於龍而龍興則致風無心於虎而虎嘯則

烈物理之感應如此而況聖人與起於上德為之感

臣民有不快覩者乎所以然者從其類也試觀動物

本天而親上植物本地而親下莫不從其陰陽之類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作而物覩又何疑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所謂亢龍有悔者何蓋時亢與之俱亢是貴為天子

不能慎於有位而无位矣高出庶物不能俯體于民

而无民矣聖人在下不信仁賢誰其輔之是惟无動動必有悔人君可無處亢之道乎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言未為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上治也

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上之有悔實與時俱窮而不知變故有災耳人當識其窮而反之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君象也元君德也聖人體天之心用九之道則剛而能柔精明出之渾厚天下無不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時當然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即天位也也蓋惟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行偕行可也時極偕極是之謂不知變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慘舒互用天之則也剛而能柔乃為奉天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有四德而元統之統於始也一始則化機初動物之生意自無而有自有而著理勢必然未有始而不

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乾元既始而亨必亨而利利而貞所謂利貞者乾始之初性情方動至此則萬物各具一生理所謂性也性成其為性而渾然完具性中生生不息之機即所謂情也情成其為情而隨處充滿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由始亨性情觀之則知元為乾道之始非徒一始已

也發生之端為能以嘉美之利利天下使物咸得其宜又且生生之利無所不利不可名言也此可見析之則四德各具一元有以專成始成終之功合之則四德總具一元有以全先天後天之化統天之元豈不大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四德流行貫於一元無非統於乾元之大即乾之大也大哉乾乎以言其體元始亨通利遂貞成專一不

撓剛也以言其用由元而亨而利而貞迭運不息健也以言其行四序流行不忒不爽中也以言其立四德適均不侵不倚正也剛健不雜於陰柔純也中正不襍於邪惡粹也而純粹之至無聲無臭又極其精此乾之所以為大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乾元之大至純粹精幾難闡矣然微言之而為精者顯言之而即為情未有易先情固隱而未見惟聖人

於六爻之中有以發揮潛見惕躍飛亢是曲盡其情也是聖人之用易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之情既旁通於六爻則六爻即六龍也六龍皆一時也聖人法乾以為治以行天道則張弛闔闢變化恩威皆以時成亦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此聖人體元之極功也而乾元之大不可見哉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學術事功常相需者也君子以成德而措之行宜不日而功業立見初九非成德乎而曰潛者何也盖人所能者德也人所不能者時也初九德非不足第阻於時會之未遇故若於功名之未立所以宜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未得位何以稱大人也以有學以成其德也然理

有萬殊非學無由合也君子則廣其聞見以聚之聚則不能無疑非辨無由明也又必親師取友辨其是非本末辨之明則可居於心勉強欲速俱弗居也勿忘勿助以居之居之安則可見之行意必固我弗能行也去私去急以行之如是則知行並茂君德已成故為利見之大人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以陽爻陽位居一人之下有掣肘之嫌居百官之上有僭逼之忌時當憂也故以乾惕處之乃得无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以陽居陰上未陟乎元后非如五之為君下已冠乎百僚非如二之為臣中又德業進修人事已盡閒望攸歸可疑之時也故或之或正以審天人之介也故進而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于鬼神乎

九五之為大人大以德也盖德莫大于天地大人之覆載無私與髙明博厚無異矣故日月附麗於天地以道而貞明大人之燭遠明微與照臨無遺無異矣四時流行於天地以道而推遷大人之仁育義正與通復無愆無異矣鬼神變化於天地以道而貞勝大

人之彰善癉惡與福善禍淫無異矣故有時禪征制作創天地所未有先天以開人天本有是理天不能違大人也有時因事制宜順天地之固然後天以立政天已有是理亦惟奉若天道而大人豈違之哉天且弗違況人乃天之所生鬼神乃天之所運豈有能違之乎故為利見之大人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求其善處亢者獨有聖人蓋進極必退存極必亡理勢然也求其明乎未然行乎當然能順盈虛之定理而不計私以避害者其孰能之下士昧而不知豪傑知而不悉非聖人其孰能之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卦六畫皆偶陰之純上下皆坤順之至故名坤坤臣道也人臣得坤道之順則無成代終可佐在中之文贊黄裳之治當得大亨然其所以得大亨者必常守此順不以初終有二久暫或渝而不失不變如牝馬之貞乃利牝馬之貞何如君子有所往而事君也居先非順而居後為順若首事專成則迷臣道惟居後代終乃得臣道其要主於順以從君而已如以人

事君往西南陰方而柔嘉為侶則得同類之應若往東北陽方而剛暴是偕則失同心之助凡此皆臣道之貞安意守之而不易乃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嘗觀乾元有資始統天之功矣自乾而外其分量各足有至極而無以可加者坤元乎何以見之造化初無兩元萬物資始時有氣無形惟坤之氣一到形色象貌皆資之以肇端矣此非坤自為也乃順乾之氣

而承之以生未始不敢先既始不敢後其順如此豈

非至乎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以坤道之亨言之覆幬萬物乾德之无疆也而坤之

博厚能持載之其德亦无疆焉不配合乎故就其厚

德之含藴生意無不包括何其弘也由此厚德之光

顯生機無不發見何其大也品物至此形形色色無

不鮮榮比流行時又加顯矣豈不亨乎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坤之利貞何取象於牝馬蓋馬為乾象而牝陰物與地同類順也而其行地致遠不息則順而健矣坤之為德不敢自主承天生物何柔順也與牝馬同順矣且順承者直至有終何利貞也與牝馬同健矣此坤道也體而行之是在君子法坤順以養其和平而不亢法坤貞以守其忠順而無間惟君子行之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

終有慶

君子攸行何如坤之道盡於順順固其常也若居先則迷坤之道惟居後則得坤之常西南得朋以陰從陰類故得朋東北非類自然喪朋然知朋之何以喪能反而與類行終有得朋之慶此攸行者所宜審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夫居後往西南貞也君子知乎此而心安之則有得常得朋之慶蓋地惟順承合天无疆君子安貞不應

地乎所謂攸行者如此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地也上下皆坤地之勢也其勢高下相因至順極厚故名坤君子體之內與含弘同體德之所積納天下于深仁厚澤之中外與光大同用德之所發囿天下於仁育義漸之內道濟一時仁育萬世與坤厚一矣

初六履霜堅氷至

初以一陰始生於下是小人始進其端雖微其黨必盛將來凌君子禍國家勢所必然如履霜而堅冰將至也君子可不防微杜漸乎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坤初方履霜耳而即曰堅冰者以小人得志之始不過陰始凝而為霜也不防而馴致之至於禍不可救實有以至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之純故言其德内則大公无邪而心自直外則裁制得宜而事有方且無念不直無事不方滿其直方之量而大若是者豈勉強哉學造自然不待學習而内外无不利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凡人涵養未深一觸於動便多揺奪今自六二之動觀之本其坦然無邪之體以為確然定靜之用則動於念慮即為直動於事為即為方而大可知是道也

即地道也惟不習无不利故性體學問絶無矜持絶無障蔽何光如之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人臣露才揚己最是德薄三以陰居陽是有章美之才可以經緯國家而韜晦内含無智名勇功斷斷無技者也此蓋臣道之正可守為常第居下之上責任難逃或出而從王之事不敢專成惟敷忠宣力而已依然一含章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章可貞非一於韜晦正待時可為使章美之德為事功也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非无見也由其胸中知分固不可越而職不可不盡知事固不可先而為不可不勤非見淺近者所可比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四重陰為過於收斂之人而不中又當世運閉塞之秋是為大臣者凡事謹密不敢輕為善藏其用如括

囊然如是則循分自安不要名不喜事自无僨事之
咎而譽亦无從起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當危懼稍露才智皆足賈禍惟以慎密自持乃无
敗事辱身之害
六五黄裳元吉
君道貴順而中六五秉中德以居尊其本乎内者不
偏不倚敷之於政而寛猛仁義適協於中其形諸身

者不亢不驕敷之於治而易簡和平適調於順若黃之中色用以為裳之象如是則理道不拂天下大治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元吉文治彰矣豈外襲哉由中德在內故藴柔之治自發越於外耳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忘分敢與陽爭為龍戰于野之象以勢陽不能

勝以理陰難獨存兩敗俱傷為其血玄黃之象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陽非陰敵敢與戰者由君子馴致其道至於窮極而然耳若當始凝而早制之安有今日之禍哉

用六利永貞

坤固安貞者也六爻純陰似不能固守用六則變為乾健居心制行永守忠順安而能貞何不利焉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健而不息惟大為能今用六順而有常其
究與大一矣故曰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坤之為道順而已矣所謂牝馬之貞者何退然無為
柔之至也承乾而動氣至即發不可屈撓不可遏抑
又至剛也寂然無事靜之至也承乾之施因物各付
不相假借不相凌奪德又方焉方謂生物有常
後得主而有常

以坤之利言之乾固以美利利天下矣坤則至順至靜從陽為職惟居後以為得而一主於利遂萬物者亘古不易而為有常之坤道焉

含萬物而化光

以坤之亨言之氣機未到生意內含不遺不泄及其一至中涵者無不著發外者無不被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以坤之元言之其後得順也其化光亦順也生萬物

而不有其功成萬物而不居其德坤道其順乎天賦以命坤即承以性天賦以氣坤即承以形因時而行不先不後何順如之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盖言順也

天下之事由積而成試以一家言之積善則慶流於子孫積不善則殃及於子孫積者餘之本也以此究

小人堅氷之禍至於弒君弒父皆由為君父者於臣子不善之微不能早辨而逆折之故至於此易蓋言當慎小人於微也順當作慎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二之德所謂直者心之本體無所邪曲而正也方者心之裁制無所適莫而義也此已成之德也實由以聖修成之吾心之直多以怠肆而失君子主敬而兢

競純一不為私欲屈撓則本體常惺不失其直矣吾心之方多由逆億而失君子守義而裁制萬物不為成見拘執則時措咸宜不失其方矣夫有敬而無義則偏於內有義而無敬則偏於外皆不得為大也今敬義夾持敬又行之以義則內非虛空而德日進義又本之於敬則外非應迹而德日新殆恢恢乎不期大而大矣易曰不習无不利蓋言內外交修無意矜持自時出而不窮無意利用自順應而不滯也不孤

言大也不疑无假于習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蓋人臣之道王事可從而才必不可露一有自炫之心則敢于尚成矣三有章美之德既含之矣出從王事而又无成者豈才不足哉蓋心安于分不敢專成也試以分類觀之凡分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也三之分居陰則其道為地為妻為臣夫地之為道承天代

終而已妻道可知況臣道乎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君子出處關乎氣運之盛衰天地開泰而變化雖草木猶且蕃生況賢人有不出乎若氣運否塞道隨時否賢人固不終隱以沽名亦豈輕出以取咎易之云者蓋言六四時當閉而隱宜守身退藏以俟時也

君子黃中通理

五何取于黄君子中德養成於内德極其中無可名象合而觀之但見其一理渾然融貫天下之理包括天下之道無不通而盡其大也分而觀之而通中之理品節極其詳明條理極其次序則又理而晰之精也中德之美如此故象黄

正位居體

五何取于衆人君正位勢分在我易生驕亢五有中德雖正位于上而猶執卑下之體身心之間不敢矜

慢惟謙恭以下士平易以近民是帝王執中之治順
之至也故象裳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夫有中德而通理居體如此則觀其體莫非德之渾
全觀其用莫非德之燦著人君美德在其中矣由是
而見于四支不驕不亢一美所暢足以章身由是而
見于事業不慘不刻一美所發足以華國夫充積未
深著身未顯或不可以言美或不可以言至今不徒

在内而在外不徒在身而在世其美何可加乎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疑謂均敵而无小大之差也上六曰戰者何陰不敢抗陽分也然陰盛則勢與陽均而陽必與之戰矣戰曰龍者陰盛无陽已周公嫌其无陽也故稱龍以存陽之名而扶其衰又曰血者陰雖敵陽猶未離陰之類也故稱血以彰陰之類而抑其盛玄黄並稱者蓋

言勢陽必受傷于陰天之色雜于地言理陰亦見傷於陽地之色雜于天然雜者其變耳蓋論其常天玄地黃固有定分陰終不能抗陽而戰亦何利哉聖人扶抑之意深矣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一陽動乎二陰之下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其德為陷為險屯難也物始生而未

通之意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名屯草昧未辨非才不濟惟震動險中才能撥亂當得元亨此濟屯之機也然時尚在險庸愚固束手以待斃豪傑亦躁妄以驟功利于審時度勢而貞勿取僥倖欲速以往此濟屯之道也且大難方殷首貴收拾人心有德望如初者利建為侯此濟屯之人也三者備而屯可濟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卦名屯者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剛柔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在天地為初闢在人事為初造故名屯

動乎險中大亨貞

屯何以大亨貞蓋濟屯在才能動尤在能善其動卦德震動險中是才足興撥可以出險而所以動者又必觀變審時未嘗苟且以赴功名之會故大亨而利于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雷象坎雨象天造猶言天運草穠亂昧晦冥也屯之所以利建侯者盖以陰陽交而雷雨作洪荒未闢塞于兩間是世運晦冥時也濟屯者宜立君以統治于以定天下正名分可也然建侯之後人心未固治理猶踈必内切思患之防外圖救亂之術乃不寧而得寧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交而未雨鬱塞未通屯象也其在天下則爲屯難之世大綱弛而不張萬目鈌而不舉正君有爲之時也故治亂世猶治亂絲急則愈擾紛則愈煩必先總其大綱經以引之于前而後晰其條目綸以理之于後更張有漸屯難乃平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桓難進之貌初陽在下才能濟屯而無時動體應陰志切濟屯而無助故遲回卻顧象爲磐桓然非秉

利擇便葢靖難之時遵時養晦初之貞也毋欲速倖

圖乃為利焉而此時天下無主則亂順人心以慰衆

望宜自建以為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迹雖磐桓難進而其志居貞俟時正欲行其正于天

下也故至貴者德人多扶之以自尊自利初則志在

斯民撫柔綏輯民無不歸焉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

二柔順中正才具經綸上應于五義定君臣其心非不欲進第乘初剛為豪強所阻不得進于五遇為屯邅班如之象然初之與二非為仇而害之實欲藉其才德以建功親而比之也為匪寇婚媾之象但五則杳無會期初則慇懃不改情之所暱節易奪焉二惟守正不與初合如女子貞不字至于十年數窮理極自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遂同心之孚為乃字之象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以二純臣而有此難所乘者豪強耳能堅守貞自反

君臣遇合之常可不貞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三陰柔才弱居下勢卑不中正无德无正應无援本

非濟屯之人乃不度德量力妄行取困為逐鹿而无虞

人陷入林中之象此由不能見幾故至于此君子養

定識超當逐鹿之先已知取困則宜安静而舍去若

不知止而往必無濟而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三之即鹿无虞者以其心躁進惟富貴功名之是從以身徇之如從禽之無厭也君子舍之者以無具冒進其窮必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已入坎大臣居屯陰柔才弱不能上進為乘馬班如之象幸初為正應居下以應于已乃四婚媾為四

計者虛心求之藉其才德以往則剛柔相得而吉世運可田君無屯膏之患經綸盡試民有大得之休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以大臣不諱求名而往則不蔽于自用而昧于任人明之至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以陽剛居尊雖有德位陷于險中國運傾頹無時

無勢矣雖有六二正應而隂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无輔无民矣九五次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膏之象時事至此以處小事而循分偏安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欲有為于天下則雖正而不免于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所謂屯其膏者盖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陽德所施本應光大澤壅不流未得遍被于天下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陰柔居上无才无助雖屯極將亨坐失機會人已兩失徒為憂懼故為此象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貴于濟徒為泣漣豈能長久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昧也我謂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象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名蒙蒙雖知蔽行塞而純樸未琢一發即通有可亨之理然蒙者之得亨由于明者之善教九二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大凡教人自枉則道不尊強發則言難入我必不求蒙蒙來求我斯道尊而善入又將達而求達一問答而已多不達而求達百問答而亦少故求則可告猶待其誠如初筮則告若不誠而至

再三則不告非養尊也正所以發其憤悱懲其怠慢也而其所以為告又必聖賢大學之正而弗襍以異端曲學之私乃得養蒙之貞而作聖克家俱可期望而利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卦名蒙者卦象山固峻而難升險又深而莫測卦德心既危殆不安行又阻滯不達故名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

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何以亨盖二以先知先覺具可亨之道足以發人之蒙而又當可而施因才而篤先後淺深各隨其候得其時之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以五志應二專心受教學先立志也初筮告以剛中告而有節也再三瀆瀆則不告屢問屢答一啟其怠玩之心一室其領會之趣當下不思後復不悟彼且滋其擬議測

度筮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至告之必利貞者聖人一正也蒙心知能之良亦本正也從容涵養不誘以私不染以習此正不失赤子之初作聖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其源未遠其流未達未免壅滯有蒙之象君子以德體于身為行則用果決之力無畏難無中阻行得于心為德則用涵養之功勿助勿忘俟其自會內外交養而身心之蒙開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以陰居下蒙之甚也教之者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其始也不肅之以威蒙將玩而不信故利用刑人其既也不濟之以寬蒙將阻而不進故用說桎梏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乃為寬嚴相濟若一于往而過督則蒙苦吾道之難從而教亦有所不入矣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利用刑人借督責以正吾之

法使日就于規約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為内卦之主是掌邦教者剛而不過為能敷教在寛合賢否而隨才造就為包蒙之象教無不被吉又以陽受陰而于包蒙中昏昧之甚者盡能兼收于化誨之中為納婦之象則有教無類曲成不遺吉凡此皆君事也二居下而能任上事則臣之克相无負于君猶子之克家无負于父之象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克家者豈獨二能教哉二剛而五以柔應之其君接之也不特禮貌之崇實有委任甚專受教甚誠之意故二得行時中之道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陰柔昏昧之甚不中不正陷溺之久良心盡喪行誼全无包之則不可發之无可發遇此當痛絶之不屑教也蓋其徇欲喪心猶女子見利失身取而告

之止傷吾教何利之有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君子與人為善未嘗追既往而拒將來于三獨勿用取女者以其素行未慎徇欲喪心自暴自棄教無如何也

六四困蒙吝

四遠于陽无嚴憚之師又无正應無切磋之友為困于蒙之象如是則愚不能明柔不能強可羞吝也能

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有剛德所謂實也蒙宜近之初近二有發蒙之善五應二有童蒙之吉四獨遠于陽剛之賢故終于孤陋寡聞而吝

六五童蒙吉

五以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幼冲之主純一未汩虛心以聽師保之訓為童蒙之象如是則君德成治業

盛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蒙而不安于蒙所以終于蒙也五以柔順之徳又巽以聽于二是以本體之純為聽受之虛自能善從善入而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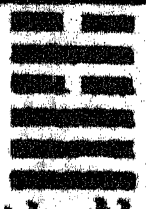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嚴為擊蒙之象夫蒙于擊何所利哉亦顧其用何如耳若用此而強以難知難行

則阻其進機而為學者之害不利惟用此而保護其良知良能禁絕學者之外誘乃利擊之不可概用如此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蒙而用擊似非敷教在寬之道第以嚴禦蒙教者得養正之方不拂治人之道上固順也蒙因嚴而自禦已寇學者得作聖之功不拂治己之事下亦順也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于險待之義也故名需大抵陰多躁妄而無恒陽多沉毅而有守卦德九五坎體中實以剛遇險是為君者治道已盡治效未臻所當需也然人君當此內而存心不本于忠信之安外而制事不出于當然之正皆非能需必心無欲速一皆真實而有孚則功利不障計較不生王心昭融而洞達光亨由是發為純王之政又

必處善以動不為行險僥倖之事而貞乃不妄行犯難允協時宜常固治定功成而吉即變而用涉大川亦能從容底定轉危為安而利矣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卦名需者正須待無欲速也卦德坎險在前時變當需豪傑處此未免奮臂爭先茲以剛健臨之是聖人雖挾冠世經綸又切恫瘝之念知險能止決不遽進以陷于險此蓋沉毅有守非止以巧智為規避者故

勢若易窮于義不困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以孚貞而吉者盖人君當天下之難必德位兼隆而能有待九五陽剛居尊而有中正之德不徒有其勢而無反無側置身皇極無苟且欲速之事而正不徒有其權而不偏不倚處心精一無喜功好大之心而中内外皆純故能如此以此涉川似乎奮勇者易

為功恬退者難為力抑知濟天下事惟在沉潛本此
孚貞以往自能觀變成功故利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待其自雨需象也君子以之出治政教已
盡不容更有所為但有孚貞吉身安而無所營為心
恬而無所謀慮從容閒靜如飲食宴樂可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遠于坎身處畎畝未近于險而陽又能守理亂不

闕需于郊者也此即處需之恒所宜利用者果能安于義命有孚以待居貞以俟恬然若將終身則不降不辱身名兩全世難自不及矣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患難人所時有見幾遠遁自不與之相犯而行此即需之常也或為才使或為勢激便多失常終守此常所以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二漸近險欲進不安欲退不可故遲回觀望為需沙之象如是身雖遠禍而羣小見譏不議其不能潔身則議其不能濟險為小有言幸其剛而沉毅有守中而善處得宜終免禍患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之需沙固近于險然能以寬居中存諸心者安處優游而無欲速之念見諸事者行所無事而無作為之擾自能需而不進惟在中雖有小言卒能觀變遠

害而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水涯之泥善陷三需于此是身當患難之衝需泥之象也使善處之寇猶可弭乃過剛則性躁不中則妄動冒進取險而寇禍之來適自我致之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在外已迫矣急需猶晚而況不能敬慎所以寇自我致也若未寇而慎安從陷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爻坎體入乎險矣大臣身當國難爲需于血幸柔得其正孚貞以處危行言遜非止束手聽命爲能委曲挽回出穴以濟國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四雖需于血矣然柔順以聽機會之自然未至不競既至不拂故終能出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治道已无不盡當此之時无為而需庶政之理無事而需百工之熈為需于酒食之象此治道之正也不欲速以累心不見小以動志天命自凝人心自戴而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人主内一多欲即有求治太急之病中則心純正則守定有能需之德故能得需之效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以陰柔之才當危急之極有志濟險而未能為入穴之象幸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英雄豪傑憤亂圖功不召自至為不速三人來之象然大臣不能推心置腹彼將掉臂而去耳惟敬以待之精神意氣深相契合乃因人成功出險而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陰居險極才與時左雖不當位而敬以下賢資人出

險未至大失也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兩相猜也又為內險而外健兩相濟也又為已險而人健兩相敵也皆訟之勢也故名訟訟非美事必理直見枉情真受誣有孚見窒不得不訟然猶非得已必心存憂懼自訟于内而惕辨明即止無敢逞縱而中乃窒可

通而吉若恃其有理而終訟不休則孚反窒而凶求見明斷大人以資剖決則窒始通而利如駕空求勝險如涉川則因虛喪實甚不利焉訟之有孚者其利害如此況非孚者而可訟乎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以上下言上剛制下下險伺上以一人言內懷險詐外恃強健以兩人言已險能攻彼健能凌皆所必訟故名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以九二剛來雖有能訟之才而得中無好勝之念以理義自勝非以血氣勝人故吉何以終凶以訟非美事德喪業隳怨深禍結理不可成也大人何以利見以五所尚中聽不偏正斷合理抱冤者宜見之也涉川何以不利以冒險求勝自投于淵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訟象也君子以人情相違有訟不起于相違之時而起于作事之始于事機之先防微杜漸訟端絕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人之終訟大抵有才有勢者為之初六陰柔則才弱居下則勢卑中心畏懼不敢終事但辨明其見室之情為小有言則情伸理白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不永所事固是屈于才勢揆之于理訟不可長也雖

小有言辯明即止所以終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性暴謀深本欲訟者也第居柔

得中能安于理應五又屈于勢故能屈服收斂邑人

三百户邑之小者言退處卑約以免災患如是則不

犯分罰禍何眚之有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人不肯退讓多由終訟二不克訟宜其歸逋竄也所以然者以下訟上義乖勢屈禍患之來自取之耳敢克訟乎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惟守其常分安其正理為食舊德貞焉如是不免見侮於人而厲終不罹禍而吉然食舊居貞之人無適不可即或從上之事亦處後而

无成功守分必不越分固是如此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者安常守分以從上而不自主其事所以得貞而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即就也命理也渝變也九四剛則過暴不中則過當本欲訟者幸其居柔則知訟非理也亦非正也故不克訟而反其健訟之行以就于理且悔悟深切變其

欲訟之心以安于正雖不能作事謀始亦自然改圖
于後不至損德搆怨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欲訟即非正理失也四不克訟而復即命渝安貞則
過復無過未為失也
九五訟元吉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使有孚不
至見窒而天下無寃民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之得元吉者由聽之能中正也中則聽于未斷之先無偏主正則斷于已聽之後無過當所以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剛居訟極是以健訟之才濟以必訟之志終訟者也凶其固然假使倖而取勝有或錫鞶帶之象究竟是非情偽當自有辨不渝時而敗有終朝三褫之象蓋終訟未有不凶者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終訟倖而取勝有如受服且不足敬況又有褫之之辱乎

䷆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下坎上坤伏至險于大順又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

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師危事也兵出無名事必無成君不擇將以卒予敵必順天人行弔伐而貞命將出師又必慎選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丈人乃得戰勝之吉無窮黷之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以用也卦名師者言伍兩卒旅衆之義也辭曰貞者言以仁義弔伐正之義也盖興師必以衆而動衆必以正卦惟九二一陽衆陰皆為所用是為將者能左

右衆人歸于節制而正則為王者無敵命將者可以王天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師旅之興不無害于天下乃貞而得丈人則吉且无咎者何也卦體二剛而中是為將者仁勇並行恩威兼濟而君又以事權委之得君之應卦德坎險坤順是兵凶戰危實行險也

而用以弔伐大順民心以此行師雖不免勞民傷財
而毒天下乃時雨之師毒之正以安之也民焉有不
悅從宜其吉且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藏于地猶兵藏于民師之象也君子以為外民置
兵者擾臨敵募兵者晚若當无事之時兵民兩分則
以民養兵天下不受兵之益先受兵之困矣故惟平
居善其政敎田里樹畜以養其生則足民即所以足

兵兵皆有勇孝弟忠信以養其性則訓民即所以訓
兵兵皆知方容保于先如此他日折衝禦侮有備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賞罰嚴明
行伍整肅以律乃臧否則無制之兵未有不敗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一出而國家存亡人民安危皆係于此苟不以律
喪師辱國何凶如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為衆陰所歸大將也而有剛中之德則勇與謀合威以恩施正所謂丈人者以此而在師中自能不暴不柔戡亂奏凱有萬全之吉無敗績之咎然信任不專功何由立六五恩禮優渥有加無已錫命再三自權不中制威鎮三軍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將在師中未有委任不專而能屈服衆心者二之得

吉承天寵也然王三錫命豈私一將蓋萬邦安危惟
係一人王者天下為懷于元戎有特寵焉
六三師或輿尸凶
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
不能守己量力而犯非其分故至輿尸而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不勝已為无功况輿尸乎殘民命損國威所喪大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陰柔不中雖無克敵之才居陰得正則有量敵之智見時勢未利堅壁圖全有左次之象兵法尚右以右為前左為後次非怯也慮勝而左于理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用師之常左次以退為進于理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于已不得已聲罪致討如田有禽利執言攻非所以為暴取非所以

爲貪何有窮兵之咎然出師固貴得正而用将又貴得人剛中如二老成長子也其使之帥師宜也若使三四少年弟子分參其權則輕舉敗事雖有執言之貞亦不免于敗亡之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帥師必用長子盖恩威並著恒以剛中之德行師若弟子必至輿尸其罪不止在弟子也由使之不當也命将豈可忽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則武功成順之極則天下定戮力功臣安可不報大君于是有賞功之命然賞不可無等爵必稱功功大開之以國功小承之以家無僭差無私吝乃見王者公天下之大然惟君子可以當此若小人有功固宜一體行賞茍用以預干國政必開多事之端使有爵土必有叛逆之釁但優以金帛可也此非不賞其功存其身安其爵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有功不賞與賞不當功皆足以生僥倖怨望之心命爵而有國家之别正其功之大小也若小人挾功以逞必至亂邦故勿用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順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名比

比則天下歸心定于一統吉然人之比我比我德也
必再筮以自審果有元善之德足以長人且無間斷
而永無姑息而貞斯無忝于元后而无咎夫德足比
人人自仰化彼未比而有不寧者方來不已間有後
夫而不來者自取誅伐而凶于王者無害惟原筮吾
德而已

彖曰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何以吉也蓋以比者親輔一人之義也卦體五陽居尊五陰從之是在下臣民傾心向化無不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以九五剛中心具天德之剛而粹然一中存此不忍則為元運此不息則為永守此不褋則為貞純王之德根于純王之心也不寧方來者上下應五是合臣民歸其

德也後夫凶者自外王化理當困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比于地不容有間比象也先王以為得天下易保天下難以一人親天下難以天下親天下易于是衆建萬國而設廵狩朝聘之典以親諸侯令其承宣德意各親其民則下情不阻于上達君恩不壅于下流有以比天下而無間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人臣事君勿欺爲主初以進身之始遂能徹表徹裡
精白一心而有孚焉即无欺君之咎然孚未易言也
必使悃忱之念真實充满即至世味日濃汨没日甚
終無一毫虚設一毫虧缺若盈缶然以至于終則忠
貞自盡初固無望其他而精誠感格君寵之來若出
意外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格君貴孚孚在比初其吉宜矣豈待終而見哉于初

已卜之矣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人臣事君徽有依附名節矜持意氣即非純臣二以柔中之德應五其比君也皆本内所素養非舍所學以徇人者此正達不離道人臣之貞也故功成名立而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徇人者失已比之自内既非曲學以徇世又非枉道

以逢君道義名節我自兩全何失之有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不中正是無德無守承乘應皆陰是僚友共事皆姦邪不善為比之匪人之象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匪人何處無之吾比與不比耳試思匪人何人也而三乃比之清流禁錮奸黨誅求皆始于此況身心德業之皆喪乎哀哉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柔正之德不内應初而外比五盖知五剛中而有純王之心顯比皆純王之政致其身以比明主而無内顧之憂所謂忘私忘家者也則得事君之正克襄顯比之治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五以無私而比天下盖賢君也四外比之豈徒賢其賢哉君上臣下義無所逃明于從上所以比之親有

德者正以明有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凡用智用術要結為事者闇汶之道也比五剛居中尊五陰來比是以元永貞之德比天下其道光明比何顯也上無私慼失得勿恤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用三驅失前禽然下無私應從違不知不相警備以求必得如邑人不誠然比之治化上下與天地同流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顯比之吉者以五正中無黨無偏惟精惟一故有此化也失前禽者本比心以建治德怨不任順逆兩忘猶田者舍去之逆而取來之順無容心也邑人不誠者天下熈和化于中美固云民情如是由上使之然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首出庶物必有元永貞之德而後可上六陰柔居上徒有其位無德以比天下是失民之元首矣故為无首之象衆叛親離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无德居上終不能為人比獨夫而已何所終乎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陰畜乾陽一陰畜五陽又陰畜陽而不能固故為

小畜夫陽為陰畜似難得亨然內健外巽有可為之才三五剛中有得為之勢君子猶可伸其志于小人方盛之時亨然其所以亨者雖君子有可行之道亦小人之畜未極其黨未盛其謀未肆如密雲起自西郊而尚不雨之象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以六居四是一小人畜據高位而衆君子為其所制以小畜大故為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畜何以亨下乾上巽是內能剛毅決斷張主于中有秉道嫉邪之念而健外能紆徐慎密處事順理無恃壯用罔之為而巽二五剛德之君子又居中用事權未盡移才勢俱猶可為不至激小人之變而志所由得行乃亨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密雲不雨者以畜未極而吾道之正氣猶得尚進是

以小人雖得用事如雲起西郊未展其施不能行毒
害于君子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止于天上未能解散及物又能畜而不能久小
畜之象也君子于此未能風動天下亦當章美一身
故于威儀則致其飾而使動止有度辭氣則致其善
而使言語有章使發于外之德粹然章美而已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乾君子雖與四陰正應而居下相遠不為所畜其進而復于位也為能自守以正不由比昵不借引援而一以自己道義為復者也何有枉已之咎且有行道之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凡人自處非道小人即得乘間而畜復曰自道則正已可以正人其為吉也可以義斷矣

九二牽復吉

二漸近陰昜昵小人乃其德剛中既非阿附攀援又非意氣用事故能與初牽連以復同道彚征吾道可行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而曰牽似乎借交以進乃中以行正不流不倚盖以道義為復者故初復自道能不自失二亦如之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剛而不中無自守之節迫近于陰多比昵之私

是援結小人以進卒為所制舉動不得自由為輿說輻之象然其志剛不甘受制又激而與之爭為夫妻反目之象總之復不自道以至於此爭何益哉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自處不以正而受制於小人猶夫不能正室而妻得以制之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

巽體是有孚信之德結于五上者積誠所感自來正人之助而謀兼衆智動屈羣力則身可無傷心可無懼為有孚血去惕出之象大臣如是相責塞矣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惟有孚固結於上能使上之二陽來合吾志乃能同心協力而惕出不然豈一陰所能制哉甚矣孚之要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九五居中處尊心之孚誠既足以感衆志力之富厚又足以屈羣力為有孚攣固富以其鄰之象以言能左右之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自古賢豪皆願奔走馳驅以為世用然必人主推心置腹五惟以心相結故能羣力相協豈獨以力強人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雖陽爻而居巽體亦陰類也陰陽不病於相爭而病于相和陰畜之極陽不與亢而與之和小人之施行向之不雨者今既雨矣君子之道阻向之不處者今既處矣所以然者由君子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然然豈小人之福哉在小人不可不戒論理以小人之邪加君子之正失其常分如婦制夫雖貞亦厲况不正乎然在君子不可不慎論勢則陰盛陽衰如月之幾于望而征必受害而凶君子可不靜俟乎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處由君子不能防之于早釀成其德積而至於載當此而征小人必疑相傾相軋故凶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兌遇乾是以柔弱之臣遇剛毅之君所履至危故為履虎尾之象幸以悅遇剛小心恭順足以潛消嘿格不但斥辱不加亦且素履可展為不咥人亨之象

彖曰履柔履剛也

以柔臣遇剛君我勢易陵彼勢易逞履非所履也英

明果決動有危機故為履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危何以不傷兌說應乾人臣不拂不激柔非委靡

說非徇媚自能霽威而行素願是以履危而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所謂應乎乾者以五居尊不徒神謀雄斷而剛且精

一執中無為表正德稱其位無疚于心由是發于事業治道炳然光明矣得若君為之主而悅以應之故亨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澤居下不易之定分也君子以為天下不治由于民志之不定民志不定由于上下之未辨于是因其定分制為典禮以辨之貴賤尊卑各有定分車旂衣服各有定器凡若此者正以定民之志使不敢

有越分也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陽剛素有抱負在下居仕之始志節方鋭故其所行无非素履以是而往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吾所學何變蹇之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君子未仕莫不有行道之願但修之于家而壞于天子之庭則得行其願者鮮今素履而往幽獨之中君

民為念確然不拔非功名富貴所能移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道在天下坦然平易所當履者也九二剛中有自守之操在下未為斯世之用無應是無汲引之人居易以俟無入不得為履道坦坦之象人世風波即在富貴二能如是此真幽閒淡漠之人世艷不攖得潔身之貞頑廉懦立有可儀之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富貴利達誰能亂我吾心自為亂耳九二剛中則有定見定守充然自足於中脱然無慕于外故為幽人貞吉非與山林之士在外矯強者比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六三柔而志剛是才德不足果于自用本無見事之明乃自智焉如眇自謂能視本無任事之勇乃自雄焉如跛自謂能履剛暴如此無一可者以此事君非說而應乾者也勢必犯順觸禍如履虎尾咥人凶以

此治人非剛中正而履帝位者也徒為播惡于衆如武人為君得志肆暴豈能長久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人惟自以為能即多不足眇而自謂能視實不足以有明跛而自謂能履實不足以有行咥人凶者以無和悅之德履乾必傷也武人為于大君者以其志剛無中正之德必播惡于衆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處大臣之位近英明之君而以不中不正履之則權侔人主才名震君正危機所伏如履虎尾焉幸其以剛居柔因危知懼愬愬敬畏以事其上則疑忌潛消始危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得君行道人臣之素志也四能愬愬自不疑而信任專生平之志無不行矣然則大臣欲行其志豈可炫

才使氣哉

九五夬履貞厲

五剛中正是才能有為履帝位勢又可為下以兑悦應之又將順其所欲為凡事必行無所疑碍為夬履之象乾剛獨斷雖為君之正道而任情取敗亦危道也故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以雄才大畧之君而至夬履貞厲者以所居者正

則恃其才當則恃其勢所以果于自用無持重之心

以至此也位以居言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人君自修人事之外並無天道上九居履之終當凡

事既成之後不求履之應于天但求履之旋于已故

當視其所履以考其祥蓋祥生于所履祥者福之兆

履之善也必不敢自寛虛心反照果所行者盡善盡

美終如其始無少虧欠無一瑕玷斯當天心協人望

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情鮮終元吉最為難得茲在上而能得此不特一人之慶天下宗社之慶也豈不大哉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乾下坤上于時為天地交泰貞元會合故為泰氣運開泰之日正世道清明之時陽方日進陰方日退是

小人退聽君子滿朝志無不遂而吉道無不行而亨
治道與世道並隆文運與國運俱泰正其時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不能無陰地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小人今泰乾坤相交則是觀之造化天下濟地上行以氣交而萬物化生無不通也觀之人事君下交臣上應以心交而

道濟之志無不同也其所以通與同者皆係于君心理欲邪正之辨蓋乾為陽為健為君子坤為陰為順為小人内乾外坤是君心所存皆陽明之善而陰暗不足以累之也君心所發皆剛健之德而柔順不足以襍之也是以信而順者皆君子踈而遠者皆小人惟内君子則福國庇民之道漸長惟外小人則蠹國害民之道漸消君志如此所以共成其泰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天地交而成泰然無聖人參贊不能為功于天下故元后于是有開泰之道焉以化之自然曰道聖人裁而成之如察四時經九野定五倫則氣化無或過矣道之當然曰宜聖人輔而相之如用天時因地利秩人倫則形氣無限于不及矣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令其遂生復性得以道其所道宜其所宜而開萬世之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是一人倡之羣賢從之為拔茅茹之象如是以征同志之賢自成輔泰之業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豈植黨者哉君子志在天下不在一身初與二陽同志故其進亦同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

得中道者也太平之世情安法弛然驟振則撼遽釐則擾必待人恕處事寬而包容荒穢然罪必誅弊必革用馮河之勇焉且舉及側陋圖及隱微精密之思無一事遺于外而不遺于遐遠又不暱近習不玩目前公忠之念無一人比于内而朋比是亡全此四者而剛柔合宜各得其中寬嚴相濟共成一中不養亂不激變則配合乎中行之道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荒而曰包似乎優容太過其得尚于中行者何葢中
心蔽者有中而不能察中心隘者有中而不能容九
二之心無不洞徹昭察乎人情世態之微而不蔽于
一偏無不容納善藏乎神明變通之用而不紊于所
施故無所偏執而中行之粹皆心之純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
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九三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

欲來之時也以天言之世道無常平而不險陂以人言之小人無常往而不復來此天運循環信有必然而可恤者夫治亂相仍者天也保其治而不亂者人也必艱其思慮內存兢業貞其施為外復詳審不以勢盛而侈不以時平而玩人事已无可咎自是天運黙回平者常平往者常往即有一定之孚不必憂恤而太平之福于焉可食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三當盛時而曰无往不復非過計也否泰之運天地
為之此際挽回少遲則無及矣可不艱貞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其力之協
也不待富厚而類從其心之孚也不待戒令而自信
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本居下小人據高位失其分之實也不戒而即孚

者由其素願也君子可不圖之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己下應九二是大君忘勢下賢而不有其尊與帝女下嫁而不有其貴一也如是則賢才得而理道昌非一身一家之福矣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任賢保泰人主之素願也然有願而不能行者以邪讒貨色之為累耳五有中德則清心寡欲自能如願

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積治成泰猶積隍成城上六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時勢至此難以力爭故師勿用但當反己自治修其政令以維持之如告命自邑可耳然不能圖于未亂而欲收于既壞雖所行之事皆是收人心凝天命之貞亦不免于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豈曰天命由政令之不修以至紊亂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豈可付之于不可為乎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匪人謂非人道也二氣閉塞而成否否則三綱淪九法斁非復人道之常君子正道決不能行惟時君子斂迹小人得志為大往小來之象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
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與泰反在天地二氣鬱而萬物乜在君臣驕諂𤻁
而國事非在造化肅殺殷而生機少在人心柔邪熾
而天德絀小人用事君子播棄此貞之所以不利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坤下乾上天地不交否象也君子當此小人道長之
時必不能容然小人以爵祿相榮君子就之則失身

逃之則賈禍惟收斂其德以避小人之難使人不得以祿位榮之乃善于處否之道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在下相連而進為拔茅以彙之象然勢不可遏而心猶可回果能變邪為貞不植黨以害君子則上福國下庇身不特吉而且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傷害祇為身謀既能變為君子自以愛君為念

而不計其私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此小人之吉也然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君子豈能不與小人為羣但不以包承之故為其所亂則其道猶可亨耳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若終包而未發亦可免于凶咎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包羞才不足以濟其奸也不然豈終于包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君子處世不患無可為之時惟患無可為之道九四當過乎中之時是否極將濟在天已有開泰之命而

有不極其剛之德是反亂為治在人又有致泰之功

從容斡旋人事之无可咎者正其凝命以轉泰也寧

獨一身受福哉疇類三陽皆得上進而麗福祉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當否之時孰無休否之志但天時未至人事未修終

于未能耳今有命无咎則人能合天不同矯逞以圖

有濟志安有不行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不可有亦不易傾五剛中正德位兼隆為能撥亂反正以休天下之否此大人之凝天命合人心也吉然患生于忽不可以休而自肆必雖休勿休時懷危亡之懼所以致治者无不至防亂者無不周而後不拔之業如繫苞桑之固矣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秉德乘權方能休否正有濟世之德當有濟世之權大人乃能成功而吉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